

译文
新流行

罪案实录

一桥文哉 著 盛利雄 译

三亿日元大案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新流行

罪案实录

三亿日元大案

一桥文哉 著 盛利雄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亿日元大案/(日)一桥文哉著;盛利雄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8
(译文新流行·罪案实录)
ISBN 7-5327-2843-9

I. 三... II. ①一... ②盛... III. 纪实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425 号

Fumiya Ichihashi

SAN'OKUEN JIKEN

Copyright © 1999 Fumiya Ichihash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1999 by Shinchosha Ltd, Tokyo,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Shinchosha Ltd.

License arranged through the Support Co., Ltd, Japan.

图字: 09-2001-250 号

三亿日元大案

[日]一桥文哉 著

盛利雄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207,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2843-9/I·1641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序 章	铁证	1
第一章	雷鸣	11
第二章	疑阵	38
第三章	纷争	66
第四章	谜团	98
第五章	疑惑	124
第六章	黑幕	148
第七章	追踪	170
第八章	交锋	189
第九章	混沌	225
尾 声	孤独	241

这正是决定性的证据

一九九八年六月下旬,位于东京赤坂的城市酒店。一个中年男子,迈着悠然脚步,出现在酒店的大堂内。刚过

三亿日元大案

序 章

铁 证

在这个世界上，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或者细微的差异，常常使人们以后的人生发生巨大的改变。

有时仅仅因为一厘米的距离差异，便决定了人是生还是死，而有时又只因为迟到一分钟而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不经意间所说的一句话，可能会刺伤对方，同时使自己陷入不幸的深渊，但也有可能反过来成为一种提示，从而引领自己走上全新的道路。

现在，我们正要通过一张长十五点五厘米，宽七点六厘米的纸，不，更准确地说是还不到这张纸一半大小的一张有点脏的纸片，在三亿日元抢劫案这件日本犯罪史上举足轻重的大案的黑幕中，拉开探案的突破口。

这正是决定性的证据

一九九八年六月下旬，位于东京赤坂的城市酒店。

一个中年男子，迈着悠然脚步，出现在酒店的大堂内。刚过

正午,还没到酒店正式入住登记时间。在这充满闲适气氛的酒店里,这个男子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他穿着黑灰色的夹克,衬衫、裤子、领带等也基本为同一色调。因为我和他是初次见面,他说为了便于让我认出他,他会穿着“老鼠皮”似的颜色的衣服赴约。可现在看来,却是非常时髦而气派的装束。他戴着一副略大的墨镜,看不清表情,年纪大约在五十几岁。

我们走进大堂边上的咖啡厅,在窗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他自称为“吉田”。可除此之外,在侍者端来我们所要的咖啡以前,他什么都没有讲。

侍者一走,他马上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茶色信封说道:“请先看一下这个。”

信封内装着一张照片的复印件。

我拿起复印件一看,最初映入眼帘似乎是岩仓具视的肖像。随后又看到“500”这个数字及“……百日元”字样的汉字。这张复印件,好像是很陈旧的五百日元纸币。

复印件上的纸币残破得很厉害,只存有右半部分。同时,可能是由于被烧焦过的缘故,表面微微发黑,颜色非常黯淡。

“请您仔细看一下这个地方。”吉田说道。

顺着他手指所指方向仔细观察,能勉强辨认出纸币上面所印的“XF228632A”字样的号码。

“吉田”又说道:“这个号码,正是能显示出纸币和三亿日元抢劫案之间关联的决定性的证据!这就是被罪犯抢走的钱!”

“吉田”所说的三亿日元抢劫案,案情是这样的。那是一九六八年(昭和四十三年)十二月十日早晨,在东京都府中市府中监狱北侧的公路上,一名伪装成警官模样的男子,骑着一辆假冒的警用摩托车,拦下了日本信托银行的运钞车。那名男子对车上的押送人员谎称运钞车上被人安放了炸弹,将他们骗离了运钞车,从而轻易劫走了运钞车及车上所装的三亿日元现金。

此后不久,被遗弃的运钞车及三个空的铝合金钱箱相继被人发现,关于罪犯的目击情报也可谓不少,但侦破工作却出人意外的困难,以至于直到七五年十二月十日,罪犯还是没被抓住,而在法律上,已经到时效了。

案件发生后,当时的媒体曾经为此大大地热闹了一番。一方面,数目这么大的现金被抢的案件,在日本犯罪史上还是首次;另外,罪犯伪装成警官,骑着伪造的警用摩托车进行犯罪,这种诡异的作案手段也是促使媒体兴奋的一个重要原因。

幸运的是,被抢的现金投保了日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的保险,而日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为了减少风险,又与日本国内的近二十家保险公司进行了再保险。同样是为了减少风险,这二十家日本国内的保险公司又与国外的近百家保险公司签订了再保险合同。因此,除了日本信托银行损失了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七日元的保险费以外,日本国内基本上没有人遭受经济上的损害。

日本警视厅向全国发出的人工合成的通缉犯照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片上的男子非常年轻,嘴上套着皮制的面罩,头戴一顶附话筒的白色警用头盔。

当年经历过这事的人,即便对三亿日元抢劫案本身并不是很清楚,但肯定记得这张疑犯的通缉照片。

我的调查组里有一名工作人员,当时还是小学生。据他回忆说,劫案发生后,他收看了黑白电视机播放的并不是很清晰的案件现场报道,因此非常兴奋,嚷嚷着:“出大事喽,出大事喽!”整整一天都激动不已。

调查组的其他成员也大致相仿。大家都记得当时自己为了这事曾大大地兴奋过一番,并曾与家人朋友们津津有味地讨论过。

我也不例外。我记得自己当时虽然只是个孩子,却也想过,如果把三亿日元按定期方式存入银行的话,光靠那利息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了。

事实上,劫案发生后,对于它的讨论非常热烈,无论是在公司、

三亿日元大案

学校,还是在主妇们的闲谈中,三亿日元抢劫案往往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而议论的人的语气中,也常常夹杂着几分羡慕。我想,当时应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曾认真计算过三亿日元的定期年利会有多少之类的数学问题吧。

现如今,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经常能听到金额高达几百亿日元的诈骗案、渎职案的报道,而金融机构高达几千亿日元的呆账、坏账之类也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区区三亿日元,对于现在的日本人来说,已经不是那么具有冲击力的话题了。

可是,在案发当时,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三万日元不到(现在是二十万日元左右),而咖啡是一百日元一杯(现在为五百日元),出租车的起步费是一百日元(现在为六百六十日元),如果以这些数字变化为参考的话,当时的三亿日元大约有现在二十亿日元的价值。也就是说,当时所说的“三亿日元抢劫案”,如果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现在应称为“二十亿日元抢劫案”。

当时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为百分之五左右。如果罪犯把这三亿日元存入银行的话,即使要交税,每年仍可得到一千两百万日元的利息。也就是说,这笔钱只要存入银行,那么连罪犯的子孙都可以衣食不愁,逍遥度日。即使以现在的日元价值来计算,一年一千两百万日元的收入,虽不能过得非常奢侈,却也能轻松生活了。即使罪犯不把这笔钱存入银行,而只是每年从中拿出一千万使用,那也能靠这笔钱足足生活上三十年。也就是说,罪犯很有可能现在还在依靠这三亿日元,在某处过着逍遥快乐的日子。

光从这一点也可以说,三亿日元抢劫案是一桩改写日本犯罪史的现金抢劫案。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到那张五百日元的纸币。

在三亿日元抢劫案中被劫走的现金里面,作为连号钞票被银行登记在册的,只有两千张新的五百日元面额的纸币。

可是,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警视厅运钞车抢劫案特别搜查本

部(以下简称为特搜本部)在劫案发生当日下午,就向外界公布了这两千张连号五百日元纸币的号码。因此,探员们都一致认为,罪犯为了安全起见,肯定已将这些连号钞票烧掉或者撕碎后埋掉了。可是,这张五百日元的钞票在经历了三十多个春秋后,仍然残存于世,并且现在就在我们眼前。

特搜本部公布的连号纸币号码为 XF227001A—XF229000A。而我们眼前这张纸币的号码恰恰是 XF228632A。

“号码完全吻合!”我激动得几乎要大叫起来,同时感到自己全身由于过度兴奋而在微微发抖。

据日本大藏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印刷局称:这种五百日元纸币从五一年四月二日一直发行到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并且从六九年十一月一日起被新版五百日元纸币所代替。

另外,关于纸币上所印号码,印刷局方面称,如果没有诉讼或办案调查等正当理由的话,一般是不公布的。纸币号码是由 A000000A 开始,发行年代越晚的字母和数字越靠后。

同时据他们说,这张纸币是六八年由大藏省印刷局泷野川工厂印制的。

“持有这张五百日元纸币的人叫‘乔’,实际上,他大概就是负责保管这抢来的三亿日元的人。”

“吉田”一边给我看那张复印件,一边从容不迫地讲了起来。他所说的,正是那种能震撼人心的事实。

持有“焦黑纸币”的男子

关于这张五百日元纸币的消息,一开始,是来源于九八年五月的一个电话。

打来这个电话的男子,对他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只字不提。男子以中年人特有的那种平静的语气说道:“我从前有个朋友,是个美日混血儿,我们大家都叫他‘疯子乔’。我想他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中的罪犯之一,因为他有犯罪的动机,同时又和运钞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外,还有很多关于他的可疑传闻。可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他身边就有那次劫案中被劫的钞票……”

第一次通话,就这样结束了。

当时,我为了辨明这话的真伪,曾竭力拖延时间以求从这名男子口中套出些什么来,可那名男子却异常机警,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您别心急,我一定会再打电话来的。”我的努力只得到了这么一张空头支票。

老实说,我在接那个电话时,对那男子的话也只是半信半疑。

我曾向一个与我关系很好的警视厅老警探打听这事。据他说,这类消息的提供,即使在七五年三亿日元抢劫案时效到期之后,每年还会有四五件。但是基本上都是与案件无关的消息或者是假情报。

我当时心想:“要证实这话,首先得做认真详细的取证工作。但是,那已经是三十年以前的案子了,取证工作看上去也是很有难度啊!”

因此,我立即开始认真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和报纸,以尽快了解该案的基本情况。

那名男子第二次来电话,是在大约十天之后。和上一次一样,时间很短,他还是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就这样,不要说电话内容的真伪,我甚至连他打电话来的真实目的都没有搞清楚。

虽然是这样,那名打电话来的男子终于开始逐步透露一些那名叫“乔”的人的情况。

大约三十年前,“乔”是一个不良少年帮派的老大,他的帮派以福生町(现在的福生市)为老巢,活动于福生町以及昭岛市、立川市一带。他是个美日混血儿,当时大约二十岁左右。

最初的线索只有这点。但对于已被该案案情所深深吸引的我来说,光是“持有部分被劫现金的人在福生町”这一条,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了。

那名男子按照约定,此后也经常打来电话。通话时长时短,有时几分钟就结束了,而有时却会东拉西扯,讲上近一个小时。

就是依靠这种交流,各种情况开始逐渐明朗起来。

我首先了解到,当时在福生町边上,有一家叫“P”的摇摆舞俱乐部,那里是像“乔”那样的不良少年经常出没的场所。

另外,当时在福生町及其周边地区,一共有五个大的帮派,其成员多是日本、美国或韩国的年轻人。这五个帮派为了抢地盘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斗。“乔”所属的团伙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团伙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却很有实力,而且据说他是该团伙的实力人物。

此外我还了解到,“乔”是美日混血儿,父亲是美国人。劫案发生时他刚满二十岁。

但是我对“乔”这个人和三亿日元抢劫案的直接联系还是不甚了了。为此,我重点调查了“乔”的旧日友人及过去常去的场所。这对于日后的取证调查是极为必要的。

第五次电话拖得尤为长。因为那时我已开始着手做取证调查,所以很想从对方口中探听出尽可能多的情报。

那名男子也开始动摇了。他终于首次透露了自己姓“吉田”。我心里当然清楚这是假名,但从这一点至少可以看出这名男子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且,可能是在气势上被我压倒了或是经受不了我那紧咬不放的蛮劲的缘故,“吉田”对我透露说:“‘乔’原来在我这里寄存过一个皮包。那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当时他还在福生町。由于寄存了很长时间,我终于受好奇心的驱使,偷偷看了包里的东西。那包里除了现金、文书、钥匙之外,还有一张又脏又破的钞票。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这张钞票被火烧得焦黑焦黑的,而且只剩下

右边半张,但还能看出是五百日元的纸币。”

说到这儿,“吉田”显得有些犹豫,好像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说下去。这话只讲了一半,弄得侧耳倾听的我有些焦躁起来。就在这时,“吉田”好像突然下定了决心似的,继续说道:“我当时对‘乔’这种古怪的举动满腹狐疑。为什么要保存这么一张又旧又被火烧坏了的纸币呢?为此,我特意拍下了这张钞票的照片。实物虽已经还给‘乔’了,但照片我还保留着。我想你看了那照片后,会明白些什么吧。”

这个自称为“吉田”的男子,居然持有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的物证。

我竭力请求他给我看一下这张照片。最后,我们终于约好一周后两人单独见面。而那次见面,就是本书开始的那一幕。

“烧掉了难以处理的五百日元纸币”

“吉田”在赤坂的城市酒店对我所说的内容,让我震惊不已。

“吉田”刚认识“乔”时,“乔”还没加入那个以摇摆舞俱乐部为据点的帮派。那时距三亿日元抢劫案的发生尚有两年时间。

虽然两人友谊如此久远,但七十年代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些生意上的小矛盾,而变得疏远起来。

可是,大约在二十年前,“乔”突然来到“吉田”家,请求他说:“我不能说理由,但请你无论如何要代我保管这个皮包一段时间。”

自那以后,“吉田”失去了与“乔”的联系,可过了一年多,“乔”又突然来到“吉田”家,给了他二十万日元作为报酬,拿回了那个皮包。

因为那只皮包是上了锁的,所以“乔”在寄存时非常放心。可

实际上那锁已经坏了,因此“吉田”在保管期间曾偷看过包中内容,并发现了那张烧焦的五百日元纸币。

“乔”对于寄放皮包的理由只字未提。后来“吉田”曾向“乔”的帮派同伙旁敲侧击打听过去。据那些人讲“乔”因为与黑社会团伙勾结起来搞赃物走私,而引起警方注意,在即将败露时慌忙出逃。那皮包中的东西,好像大多是与那桩走私案有关的证物。“乔”为了安全起见,将它们寄放在了与案件无关的“吉田”处。

“吉田”因为不想让“乔”知道他曾偷看过包中内容,因此也无法开口向“乔”打听那张五百日元纸币的情况。

可是,一个偶然的时机,“吉田”打听到了一些消息,逐渐拨开了覆盖在这张五百日元纸币上的疑云。有一次“乔”的一个朋友对“吉田”说:“那批五百日元的纸币好像是有些问题,难以处理。因此‘乔’和他的同伙把它们烧了。‘乔’那时从灰堆里偷偷拾了半张藏了起来。大概是作为一种保险吧!”

此后,“吉田”同“乔”也通过几次电话,可由于没再见过“乔”本人,所以也丧失了进一步了解内情的机会,这件事也就搁置了起来。

不久,就有传闻说“乔”在东京市内买了高级公寓,过起了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可这终究只是传闻而已,“吉田”也无法搞清传闻的真相,事情本来应该到此就结束了。

可是,就在几年前,“吉田”在东京新宿偶然遇到了旧日好友,在和那人一起吃饭时,又听到了一些关于“乔”的传闻。这令他再一次想起了那张五百日元的钞票。

受好奇心的驱使,“吉田”开始与以前的同伙取得了联系,通过与他们打电话及吃饭,他隐约了解到“乔”的父母很久以前便相继去世,可除此之外,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其他情况。

但其中有一人吐露说,“乔”很可能就是三亿日元抢劫案中

的一名罪犯。

在酒店见面时,“吉田”终于向我讲述了“乔”身边那些形迹可

三亿日元大案

疑的同伙的传闻,以及可以证明他们与三亿日元抢劫案有关的证据。

他所说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从“乔”以前的同伙处听来的传闻,其中,从一个被“吉田”称为“K·S”的人那里得来的情报是最主要的。

这些传闻,如果不做仔细的调查取得证据的话,都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可这也是“吉田”提供的情报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越是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反而越能勾起人的兴趣。

现在,只有从“吉田”口中打听出与那些提供消息的人联系的方法,与他们直接见面,才能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除此以外,我已经想不出其他推进本案取证工作发展的方法。

那个被称为“K·S”的人,据说以前是飞车党头目,成日吸毒鬼混,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现在已经金盆洗手,在东京市内经营着一家铁器工厂。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以及那个被称为“K·S”的人的证词内容,我将在后面详述。

我确信,自己现在已经彻底陷入了三亿日元抢劫案的迷雾之中。

就这样,我踏上了追寻三亿日元抢劫案真相的征途。

虽然两人友谊如此久远,但

我确信,自己现在已经彻底陷入了三亿日元抢劫案的迷雾之中。

就这样,我踏上了追寻三亿日元抢劫案真相的征途。

虽然两人友谊如此久远,但

我确信,自己现在已经彻底陷入了三亿日元抢劫案的迷雾之中。

第一章

雷 鸣

仅仅持续了三分钟的犯罪

三亿日元抢劫案，虽然在日本犯罪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毕竟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次案件的人，是不会有清晰的记忆的。因此，我在这里有必要对这起劫案作一些补充说明。

首先，让我根据手头所有的警视厅“三亿日元抢劫案调查报告书”等非公开的调查资料及相关人员的一些证词，把案发当时的详细情况，准确地再现一下吧。

劫案发生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上午九点二十一分左右。地点是在距东京都府中市荣町三街国分寺车站西南约一点七公里的公路上，公路南侧就是府中监狱。

那天从早上开始，大雨就下个不停，劫案发生时雨量达到最大，几乎是暴雨。在本书内，以后将劫案发生地称为第一现场。

当日上午九时十五分，一辆运钞车从位于国分寺本町二街的日本信托银行国分寺分行（以下简称为日本信托）出发，前往位于

府中市东芝町的东京芝浦电气府中工厂(以下简称为东芝府中)。车上装着东芝府中四千五百二十五名员工的年终奖金。在运送途中,一名警官骑一辆带红色警灯的白色警用摩托车,从后面赶了上来,并且示意驾驶员停车。

运钞车属日本信托所有,型号为六四年型日产赛得里克,黑色,车号为“多摩5 HA 6648”。由日本信托方面的驾驶员关谷量一(三十一岁,事发当时年龄,以下同)驾驶。他边上所坐的是资金股股长中田荣治(三十五岁)。后座上左右分别坐着银行职员高桥勋(三十一岁)和古川淳(二十七岁)。

当时关谷看到警用摩托车后部拖着绿色车套样的东西,他对此虽有些疑惑不解,但还是按照警官的指示,靠左停了下来。停车处位于距府中监狱第六瞭望塔以东仅二十米远的地方,道路宽六点六米。

警官在运钞车前方五米处停下了警用摩托车,挡住了运钞车去路。然后下车走到运钞车边问道:“是日本信托银行的车吗?”

关谷把驾驶室的车窗拉下十厘米左右,回答说:“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吗?”

听到回答后,警官以略带兴奋的语调说道:“我接到巢鸭警署方面发来的紧急通知,你们分行长的家已被炸弹炸毁。据说这车上也被人安放了炸弹,请让我检查一下车辆内部情况。”

关谷听后非常吃惊,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昨天晚上,我还对车辆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啊!”

警官一听到这话,马上说:“那我先检查一下车辆外部。”说完,便一边向运钞车底部张望,一边绕着车走了起来。关谷也立刻关闭了发动机,下车开始检查座位下面等地方。

中田和高桥两人也各自下车,与警官一起检查车辆底部等处,只有古川,因为对放在后座后面的除臭剂产生了怀疑,还留在车内检查。

这四人后来回忆说,这名警官年纪大约在十八到二十六岁之

间,身高一米六五至一米七左右,戴一顶白色警用头盔,头盔上带有类似于话筒的东西,帽檐压得很低,另外,他用一副皮制口罩,遮住了鼻子以下的半张脸。身穿一件黑色皮制警服,脖子上围着白围巾,手臂上套着交通警的臂章。

那名警官独自走到车子前部,然后平躺下来,将头伸进车子的底部观察。突然,他站起身大叫道:“有炸弹,要爆炸了,快逃!”话音未落,只见大股浓烟从发动机罩下喷涌而出。银行职员们战战兢兢地往车子底部一看,滚滚浓烟中,鲜红色的火苗正在窜动。

看到这种情况,四人惊恐万分,受本能驱使,不由自主地转身逃去。四人中,高桥和古川逃到了距离运钞车右后方约一百米的一处民宅的混凝土围墙后,而关谷则躲到了围墙边上的垃圾箱后边。惟有中田还稍微勇敢一点,他挺身站在垃圾箱前部的路中央,一边将手帕顶在头上防止雨水打进眼睛,一边伸开双臂拚命挥手,以阻止后面开来的汽车靠近即将“爆炸”的运钞车。而这时,运钞车的车钥匙还插在钥匙孔内。

另一方面,银行的四名职员一离开运钞车,那名警官便迅速坐进驾驶室,连车门都来不及关上,便扭转方向盘,巧妙地绕过停在前方的白色警用摩托车,向府中大街方向疾驰而去。从白色警用摩托车出现直至运钞车被劫,这当中仅仅隔了三分钟。

银行的四名职员被这突然的变化弄糊涂了,都呆呆地站着,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人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还以为,那名警官为了大家的安全勇敢地把装有炸弹的汽车开往别处,为此还曾异常感动。

可是,就在运钞车变得无影无踪之后,路上的“炸弹”还在喷着白烟,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近一看,才发现只是个发烟筒。警视厅后来对这个发烟筒进行过测试,发现点火五分钟后火势减弱。警方据此断定,从运钞车冒烟到银行职员意识到运钞车被劫,其间隔时间大约为五分钟。

于是关谷走近白色警用摩托车,这才注意到摩托车是雅马哈